

栽花种树

■刘新昌

个人觉得,春日里,两件事最风雅。
 一件是人人喜爱的“踏春游乐”,就连白居易都说,“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是啊,蜷缩了一个冬天,总算迎来了春暖花开、春风浩荡,此时,到山野田间里走一走,舒展一下筋骨,放飞一下心情,满目春光自然能引出无边喜悦、无边憧憬和无边希望。

另一件就是既需体力还需技术的“栽花种树”。
 朋友老曾退休后,回到浏阳老家,租了一面向阳山坡,包了十亩野生荷塘。他学着东晋陶渊明的模样,在荷塘边植柳,在山坡上种花。春日里,我去看他,他却到对面坡上栽种菊花去了。我站在荷塘边张望,柳树挂出半天空软帘子,垂垂如幕。正在失望之际,一阵风过,柳枝一飘,绿帘拉开,对面山坡上桃红一片,老曾荷锄在肩从山坡走了下来,几只紫燕唧唧啾啾地叫着,斜着身子从绿帘后钻了出来,比主人家还热情。

父亲也是个“栽花种树”的高手。我家的菜园地,是不用围篱笆的,菜地周边栽上一圈矮栀子或红芍药,既好看,又好打理。花开时节,我喜欢收集哥哥姐姐们写作业用完的蓝墨水瓶,洗净后,一个瓶里插上一朵,摆到床前的窗台上,这样一来,连睡梦里都充满花香。记忆中,父亲似乎年年都在种树,除了桉树、李树、松柏、翠竹外,种得最多的当属柑桔树。起初,他是房前屋后种,然后又种遍屋对门的小山坡,接着又沿着蜿蜒而过的小河岸种,最后干脆承包了村里所有的荒山空地种。柑桔林渐成规模后,每年秋天,红彤彤的桔子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我们家根本吃不完,也懒得去管,任由乡亲们摘了去。

也许有人会说,城里人没有土地,咋个“栽花种树”?诚然,种树的愿望较难实现,栽花,只要你有想法,基本都能做到。

朋友老祁,在自家阳台上养了大大小小五六十盆花,且都长得枝繁叶茂,葳蕤可爱。小小阳台,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上次去他家,他正在阳台上给花修枝剪叶、浇水施肥,松土、挪盆、掐尖、支撑,神情专注。那一刻,我看见,阳光悄悄从窗户外移步进来,半明半暗里,花与人,风雅无比。

春天的雁峰(组诗)

■吕宗林

在东湖村电商直播基地

这些爱美的姑娘和小伙子
 放弃了花花绿绿的电子游戏
 以夹杂着浓浓乡音的衡阳普通话
 在抖音或快手上大显身手

湘南红土地上生长的红辣椒
 有湖南人永不服输的那股子辣劲
 火焙鱼,外婆菜,梦想腾飞的乡村
 把菜摊变成网购,让世界认识雁峰

他们说,既然在大地上写诗,那就要
 把隐喻变成明喻,帅气一点,让品牌飞

红色山林

一百年前
 有人在这里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血与火,山丹丹花开哟红艳艳

一百年后
 满山的石头都有了玛瑙的品相
 情与景,交织着飞越万水千山

红旗,红星,红薯,红豆,红高粱
 每一种红都有自己独特的幸福密码
 红色山林,遂成为品质生活的标配

春天的雁峰

她们来自正月的龙灯,二月的迎春花
 三月的油菜花,土地散发着玫瑰香

乡亲们心中的蓝图,正与春潮扳手腕
 憋了几个冬天的愿望,有如雨后春笋

有人到党建广场打卡,寻觅青春岁月
 有人在廉政碑前肃立,致敬陡峭山峰

在雁峰,春天像一道道耐人寻味的五彩方程
 村民,游客,飞鸟,流云,都是解题的高手

终于成为“二百五”

■萧通湖

第秀才,捐了个二百五的告知,在外面瞎混。”“二百五”就是二百五十文大钱,就是“半吊子”(但是实际上一吊钱是一千文)。另有电影《二百五白相城隍庙》,丁楚鹤出演主角“二百五”,傻气四溢,妙趣横生。1949年,上海大同电影公司又摄制了电影《二百五小传》,描写一位正直憨厚、爱打抱不平的评戏艺人,其绰号“二百五”。此后,“二百五”的名气更大,风靡一时。

我以为,无谓地迎合别人,不知不觉,在取悦别人的过程中,个性被慢慢地磨蚀掉,而失去了自我,不如在贬损自己的同时获取快感,就像《世说新语·品藻》中说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大约在两年前的六月,我觉得眼前总有蚊虫掠过,睁眼看来不舒服,于是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是白内障患者,不早作处理,可能以后会双目失明。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疾不可不防。当我去看眼疾的时候,医生明明白白告知,左右眼都有白内障,而且遇上市总工会开展爱心复明工程,正好报名参加。谢天谢地,眼科医生免费给我做白内障微创手术。先做右眼,一个月后再做左眼。前后分别只在医院呆了三天,爱心复明工程,让我无缘无故沾了大便宜。谢谢还我一双慧

站在菜园边的土埂上

■石泽丰

一壶烈酒,一不小心催落了我们
 的泪滴。

我依旧记得那些春播的时光,母亲总是肩扛锄头,手挎竹篮,竹篮里装着播种的种子。父亲或前或后,常常挑着一担粪桶。待母亲把土地平整好、挖出一个个土坑来,父亲便将一瓢瓢粪水浇到坑里。母亲再放入种子,然后用土盖上。她专注于菜园,专注于春种,每个坑挖出的深度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如同用尺子量过一般。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大的土块,发现之后,一定要用锄头将它们磕碎,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种出好的菜来。菜园在母亲的精心侍弄下,样样生机勃勃。

岁月一季一季向前滚动着,一茬一茬的蔬菜,在母亲打理的菜园里回应着四季,滋养着那些割猪草、捉蝴蝶的孩子们,让他们的身体充满能量。吃着母亲种出的蔬菜长大的我们,羽翼渐丰,如竹子般拔节,当翻出头年穿过的衣服穿在身上小一大截的时候,母亲苦恼于她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快,以至于她还没有准备好为他做新衣的银两,这是那个年月家庭贫困人家常有的事。就在母亲的精耕与苦恼中,常常跟着她去菜园的儿子,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了菜园,留在了清晰的记忆里。

母亲侍弄着菜园,一天天老去,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她像失伴的鸳鸯,独自蹲在晚年的水域里。前些年,她说她种菜有些力

眼的人,让我把这纷扰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一生光明值得托付,向心灵窗户的保洁工致敬,三天的光明行动,值得用三万天托付,光明的细节即将在眼前呈现。

原来,我一直没有戴眼镜,无论是近视眼镜,还是老花眼镜,一概不用戴。因为年轻时涂鸦文字,本来应该戴150度近视眼镜,我扛着没戴眼镜。扛到花甲之年后,只有戴上二百五十度老花眼睛,才能看书读报了。一语成谶,我终于成为“二百五”!我心态甚好,忘记年龄,忘记过去,忘记所有的恩恩怨怨,日落西山前,一切都是刚刚好。我也没脾气了,接受现实,日子照常过。更有甚者,因为脑子轻度积水,我稀里糊涂检查住院三天,爱心仁厚的医生说,静养几天,没事。我居然没有打针吃药,更没必要动手术。

花甲之年,终于成为“二百五”!从此以后,我揣着明白装糊涂,谢天谢地谢谢所有相遇相知相助的人,与世无争,友善待人。我虽然口口声声要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二百五”,却同样对社会对家庭有担当有责任心,大智若愚,宠辱不惊。我闭上眼睛,宽容过去岁月中愚弄过我的人、伤害过我的人、轻视过我的人。庸常人生,云淡风轻,幸哉福哉!

站在菜园边的土埂上

不从心了,一个人在家也吃不了那么多,一碗菜羹能吃上两三餐。于是,园里的菜再也不像以前种得那么多了,空出来的土地,滋养出了一些杂草,它们恣意地铺张开来,与蔬菜争抢着阳光、雨露,最终挤退了母亲种的蔬菜。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之后,我把她接进了城里。我家的那一块菜园,野草高调地占领着。上次我回去,看到有几株菜花长在里面,大概它们的种子是从鸟粪里落下来的吧。随着浩荡的春风,这些细枝细叶细黄花也来世间走上一回。看着相邻的菜园里蔬菜长得格外茂盛且惹人喜爱,我的眼泪不禁涌了出来。母亲对菜园充满热爱,她一生用心耕耘着,对待每一季的蔬菜,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己之能给它们浇水、施肥,给它们以尽量多的营养,让它们生发,生长出我们想要的一切。季节轮番上场,老了的不是光阴,而是我的母亲。因为身体原因,去年她不得不放手菜园,留下空寂,留下风雨光顾后打结的土地。

又是一年春季时,我回到故乡,春风依旧,只不过菜园里长出的已不是我所记得的那时模样的菜花,而是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它们踮着脚尖,任风吹摆。也不知是哪个随手丢下的一个空塑料袋,飘到了我家菜园里,它嵌在杂草间,被风灌满,像一个醒目的标志,堵在我的视线里,堵得我有些心慌。站在菜园边的土埂上,我真想回到从前,却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